

與朋友道別的旅程

富永勝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人生很難，圓滿更難；只要用心了就是足夠，關於遺憾就用祝福來彌補吧！

富

永勝爺爺，一位出生在花蓮北埔的老灣生；對八十七歲的他來說，每次的回臺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他六歲時，父親因病往生，由母親一人將四個孩子拉扯帶大；大哥卻又在二戰時被徵召服役而戰死沙場；二哥受徵召到南洋也音訊全無，直到二戰後才與家人在日本重逢。一九四六年引揚時，母親辛苦的帶著孩子回到德島重新開始，因此從他的故事裡可以看見他對故鄉的愛與身處逆境奮發向上的勇氣！

富永勝爺爺自記者的工作退休後，便一頭栽入關於臺灣的紀錄。在他狹長的書房裡全是有關臺灣的書籍和資料，拍攝灣生紀錄片的劇組人員驚訝怎會有人這麼眷戀臺灣？連

導演也說：「只有親自和他們接觸過的人才能夠體會，才會被打動。」

當富永勝爺爺知道自己能夠再回到臺灣時，他高興地告訴在日本拍攝紀錄片的劇組人員說，回臺灣想見誰、誰、誰，因為如果這次不見，應該沒有下一次了吧？而此次回來的目的，除了會一會十位思念的朋友，還有親自領回他期待已久的出生戶籍謄本。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一日，我舉辦了一個活動——陪灣生「再看吉野村一眼」，共有八位灣生回臺親領自己的出生戶籍謄本和尋找心中想見的故友以及自己出生的家。這八位灣生有單獨一個人回來的，也有和家人一起的；有經濟能力好的，也有經濟能力不好的；有獨居老人的，也有住在養老院的……。為了不讓他們心中有差別，因此決定「獨居」和「住在養老院」的灣生就由日本朋友一個推一個、一個照顧一個一起來臺，且考慮到尋根的活動花費有些人無法負擔，因此不管經濟能力如何皆一視同仁，全部經費由我扛起，四處去尋找協助與贊助。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八十六歲的富永勝爺爺是第一位被推出機場的灣生，當他出來時，他用臺語道出第一句話：「我終於回來了！」他激動的眼淚讓在場的人都無法自己

的陪著落淚，而這一陣連鎖的激情反應，卻讓在場記者和劇組人員都忘了拍下來，事後頻頻相互問道：「你有沒有拍到？」、「沒有！」、「啊——我也沒有！」、「夭壽——大家『淚成一團』都忘了拍……。」

富永勝爺爺一直有個願望，希望能找到他的十位朋友，尤其是他最要好的知己。不過在臨出發前，我請助理知會紀錄片導演，富永勝爺爺想念的十位朋友如今只剩下三位。導演不忍富永勝爺爺期待的心情落空，因此刻意保留這個訊息，希望到臺灣後再慢慢告訴他。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二日，導演和劇組人員一起帶著富永勝爺爺出發尋找他十個想念的朋友，富永勝爺爺高興地哼著〈雨夜花〉歌曲，用臺語說：「我今天去找我的好朋友了！」可是他並不知道這是一個與朋友道別の旅程。

第一站是在花蓮新城的康樂村，富永勝爺爺憑著孩提時的記憶開始尋找友人，這是一扇門、一扇記憶的門。

「KARAO WACHIHAI—KARAO WACHIHAI—KARAO—KARAO—（原住民名）」

他用力地敲門吶喊著，但卻沒有人應門。

「KARAO—KARAO WACHIHAI？」富永勝爺爺見路人抓著就問。

「不知道呢！」、「不認識呢！」一個個回應。

「明明是這裡、不會錯的、是這裡的……。」這時富永勝爺爺慌了，嘴裡念念有詞地說。

然而，就在富永勝爺爺堅持不願離開之下終於看見了希望。一位原住民牧師有了好友的消息，不過他卻告訴爺爺：「死了！」讓富永勝爺爺原本充滿希望的眼神頓時盪到谷底。

「那他的太太呢？」富永勝爺爺連忙又問。

「也死了！」牧師回答。

「原來他們都不在了！」富永勝爺爺難掩傷感地說。

就在此時，導演原本想告訴他其他友人的消息，但富永勝爺爺似乎心知肚明、卻還是不願意承受答案的傷痛，因此等不及導演把話說完便告訴導演說：「我有把朋友的地址帶在身上，這幾個人都住在康樂村，請帶我一個個去拜訪吧！」

見此狀，導演和劇組人員都不忍勸爺爺放棄，貼心地陪著爺爺繼續走上尋友之路。在陰雨綿綿的午後，富永勝爺爺用力敲打著一扇扇深鎖的大門，可是每扇都像許久未被開啟過一樣；他一戶戶的拍打，一次次的高喊好友的名字，卻戶戶未見回應。

一整個下午，富永勝爺爺終於面對事實，他喃喃自語地說：「死了！」、「也死了！」一個個孩提玩伴不敵歲月的無情，被時間帶走了，但富永勝爺爺依然不放棄，繼續走下去……。

人生就是這麼無常，你永遠無法預知下一個轉角看見的是陽光還是風雨。

直至尋找第六位的孩提玩伴，富永勝爺爺終於看見了期待。在花蓮新城康樂村一位中年男子飛奔過來直喊著：「我是林麓的小孩，我是林麓的小孩……。」雖然語言無法完全溝通，但這似曾相識、無法用言語作解的人間情感就是這麼奇妙，兩人一見面是沒有距離的深情擁抱，離開時更是依依不捨的話珍重，富永勝爺爺抱著林麓的兒子流下了淚說：「我真的很高興、很高興，我還能看見好友林麓的小孩！」

在林麓小孩的陪伴下，一起回到了富永勝過去的家，加上鄰居兒子的陪伴，共同回憶過去富永勝家開籤仔店的情景以及玩相撲的趣事……。三人邊走邊聊，來到第七位尋找者的家門，兒時同伴劉建志就在眼前，富永勝爺爺高興地用臺語大喊著：「同樣的，都沒變，他是我孩時的玩伴！」時間過得很快，天已黑，在大家互道珍重下，不捨的結束七位同

伴的尋找。

車子在下雨的夜繼續前往花蓮市區，尋找第八位友人，八十六歲富永勝爺爺的腳步依然未歇。第八位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原本每年都寄信給他的，可是今年卻沒有；他寫了信對方也不回，因此富永勝爺爺很擔心，一定要親眼確定他好不好才行。

富永勝爺爺穿越黑夜孤巷的背影至今我依然印象深刻，隨著與好友住家的距離步步接近，他的心情也跟著複雜矛盾了起來。出門迎接的是好友饒君的太太，她告訴富永勝爺爺：「在收到您寄來的賀年明信片前四日，正是我丈夫出殯的日子。」這下子富永勝爺爺所武裝的勇敢完全卸下，再也不能自己地放聲大哭著說：「什麼？死了！怎麼會？我好想見他，我真的想見他……。」饒君的太太指著牆上的照片說：「你看，你的朋友在那裡等著你呢！」富永勝爺爺看著牆上不過百日的好友遺照說：「老朋友我來了，我來看你了……。」

離開時，富永勝爺爺低聲重複呢喃著：「我還是來不及了、我還是來不及了……。」

這是很殘酷的事實，要一個八十六歲爺爺在希望與失望、歡喜與悲傷之間瞬間交替，任誰也來不及調適的情緒裡作戰，是令人相當不捨和心疼的。就在與第八位朋友的妻子道別後，回到紀錄片拍攝公務車上，富永勝爺爺告訴劇組人員：「謝謝你們，我終於知道我的朋友為什麼沒有回信了，因為他們再也無法親自寫信給我了……。」



◆ 富永勝於二戰戰死的哥哥。(圖片提供/富永勝)



◆ 富永母親帶著四個小孩在吉野村宮前聚落留影。(圖片提供/富永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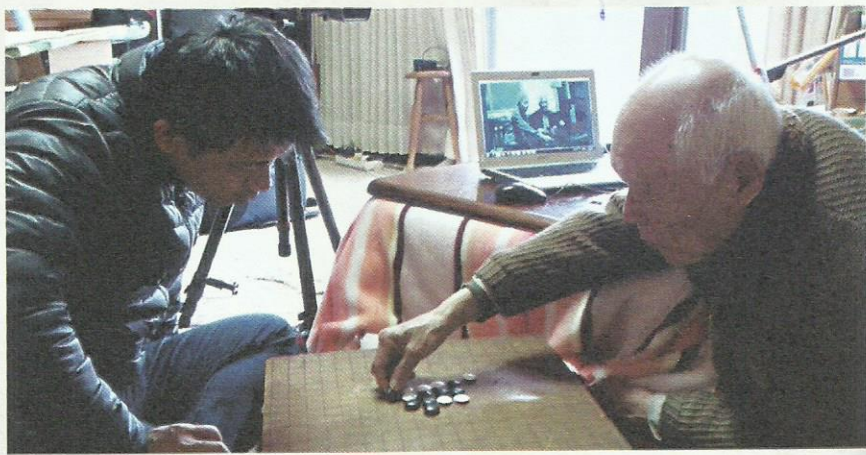
◆ 昭和年間富永勝為花蓮港中學五年級(高二)學生。(圖片提供/富永勝)



◆ 二〇一三年四月執行製作內藤德島採訪富永勝。
(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一日富永勝領到家族的出生證明
謄本，心情相當激動。(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 紀錄片導演去日本記錄富永勝的日常生活。(圖片提供／田中實加)

至於第九位朋友——退休牧師我們並沒有聯絡上，而第十位住在台東的故友已身躺病榻無法前來花蓮相聚……，我想這就是富永勝爺爺口中的：「像我們這樣的年紀，每一回的回家都可能是最後一次吧！」

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紀錄片導演再次出機前往日本。長時間拍攝下來，導演與所有被拍攝的灣生都有了深厚的情感，他很擔心獨居的富永勝爺爺，因此到日本之後第一個便去拜訪住在德島的他，錄下他一個人的獨居生活以及他充滿臺灣書籍和簡報的書房，爺爺最常用臺語笑說：「坐著愛睏、打盹；但是電視裡只要傳出臺字，精神就來了……。」

「我明天要離開德島，前往大阪。」經過五日的相處，導演告訴富永勝爺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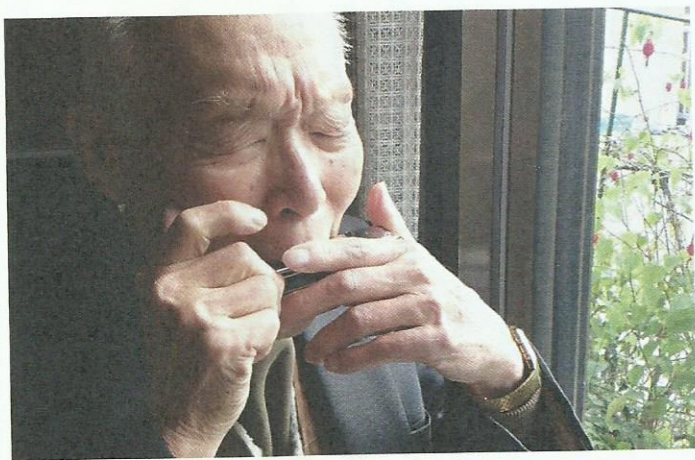
「我會捨不得，我會難過……，又剩下我一個人了，其實平時只有我一個人和我自己回憶著灣生的過去，一般人是沒法感受的……。」富永勝爺爺眉頭一鎖說。

導演離開時，彼此沒有過多話語，只是簡單地互道珍重。富永勝爺爺沒等導演離去便轉身進屋，所有澎湃奔騰的情緒深守心底；所有不捨的思念化為行動。導演跟富永勝爺爺約定：要一起回故鄉臺灣，同看灣生紀錄片，所以一定要珍重再珍重！

直至二〇一四年四月這一段時間，富永勝爺爺頻頻進出醫院、動過手術，由於身體違和，他擔心自己來不及回來看紀錄片，因此思念故鄉的訊息一波波傳到臺灣。為了讓他安心，四月十二日，製片帶著「前導片」前去德島探視爺爺。

是的，去年那快樂且風趣又愛溜臺語的富永勝爺爺明顯衰弱了許多，雖然爺爺最愛的〈雨夜花〉歌曲依然掛口輕唱著，但相較於第一次見面時的快樂歌聲，如今是帶著喘息和害怕來不及的音律……。

我的灣生紀錄一直都在和時間賽跑，跌倒、摔跤、貧困、毀謗、中傷、生謠……，我都不怕；我怕的是突如其來、措手不及的生離死別；我怕的是又輸給了時間……。



◆ 二〇一四年一月導演離開富永家前一日，獨居的富永勝感傷的在窗前用口琴吹著〈雨夜花〉。（圖片提供／田中實加）